

Editorial 纵论



美国共和党：何去何从

执笔/研究员 何京锴 hjingkai@fawjournal.net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是用来形容美国共和党近年来处境的。4年前的共和党不仅掌控着白宫，还以很大的优势控制了国会两院，逼得民主党左支右绌。转眼过去，今天的共和党不仅在大选中输给了奥巴马，还在国会被民主党杀得丢盔弃甲。先是4月底揭晓的纽约州联邦众议员补选中，共和党在曾经的优势选区落败，紧接着党内温和派的元老，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斯佩克特又宣布倒戈民主党。到了5月7日，连去年底大选中，以小老百姓身份支持共和党，被两党候选人在辩论中屡屡提及并名声大噪的“水管工乔”也宣布，正式退出共和党。此时，连共和党人自己都不禁要问，共和党怎么了？

共和党的处境日益恶化，最基本的原因当然还是过去八年执政结下的苦果。伊拉克战争高昂的费用和不断上升的死亡数字让选民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狠狠地教训了共和党，使国会两院控制权易手。随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接踵而来，选民又理所当然地把荷包变瘪的怒气发泄到共和党头上。但两连败的共和党即使在野，仍旧遭遇这一连串的攻击，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执政不利了。

共和党元老斯佩克特的退党最能够说明问题所在，这位明年面临连任的议员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退出共和党时，直白地表示“我没有办法赢得明年的党内初选”。民意调查显示，斯佩克特虽然在共和党人中支持率落后对手（30）多个百分点，但在全宾州范围内能以53%的支持率超出其初选对手。共和党人宁愿选择立场保守却赢不了选举的候选人，也不愿意支持立场温和的资深议员。于是不少温和派共和党人，要么宣布改换门庭，要么就在初选中被同党对手击败，获胜的对手往往又输掉正式选举，让民主党渔翁得利。

正如斯佩克特自己所抱怨的，“今天的共和党已经不再是那个里根时代，让我引以为豪的共和党了。”共和党的政治立场在过去的八年间不断右转，利用选民对共和党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信赖，所向披靡，同时将自己反堕胎、反枪支管制、反同性婚姻的社会观念充分发扬。但美国选民的价值取向并不永远停留在保守一隅，因此，共和党越是向保守的极端方向前进，民主党就越在这些议题上有着广阔的回旋空间。以堕胎议题为例，民主党中既有主张完全合法化堕胎的声音，也有主张限制晚期堕胎或允许地方政府各自处理堕胎议题的温和声音，共和党则日益极端化，倾向主张禁止一切形式的堕胎。共和党的极端化路线不仅吓走了一批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也缩小了自己的政治版图，导致全党不断遭受挫折。

在斯佩克特退党之后，无论是共和党内的保守派还是温和派，都开始进行反思。被评为参议院最保守议员的德明特就呼吁，所有共和党人都应该团结在“自由”这个共和党核心价值观的周围，获得了不少温和共和党的响应。30年前的共和党，正是高举着“自由”的大旗，抨击民主党政府过分干涉公民的生活，主张缩小政府权限、减少税收，由此获得了选民们的信任。反观今天的共和党，被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把持，变成了一个以维护传统社会道德为己任的政党。而共和党走保守路线的失败，投射出的正是美国民众意识形态从保守回归温和的迁移。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在接受采访时坦承，以目前的局面，共和党在未来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很可能还会丢失更多的席位，奥巴马施政的势如破竹，正日益增大共和党调整路线的压力。不过说归说，做归做，月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里公开批评著名的保守派电台主持人林博，认为他鼓吹的极端保守理念太具煽动性。两人交恶的结果是身为党主席的斯蒂里不得不低头向林博道歉，保守派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正在开始形塑新的美国政治社会版图，各政党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路线势在必行，有着多次从危机中复兴经历的共和党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但要由认识转化为行动，共和党可能还得多栽几个跟头方能下定决心。

本期轮编是方亮。《纵横周刊》的主页是 <http://www.fawjournal.com>，提供以往各期刊物下载。如果您对国际关系，地区政治，各国文化感兴趣，或者对我们的刊物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写信给我们，faweditor@gmail.com。如果您对我们文章中的观点有不同意见也欢迎您给我们来信，我们将在读编往来中做出回答。每篇文章题后附有作者的个人电子邮箱，欢迎读者直接和作者联系、讨论。

此外，纵横周刊在豆瓣上的讨论组地址为 <http://www.douban.com/group/fawjournal>。

Contents 目录

NEIGHBORS 邻国

日本：日本政治接下来怎么玩？

俄罗斯：“你们不是选择俄罗斯，就是选择欧盟！”

哈萨克斯坦：中亚水事

U.S.A. 美国

美国外交：奥巴马百日维新 中美关系变与不变

美国法律观察：肤色妨害了正义？

EUROPE 欧洲

联合王国：撒切尔主义并未过时

联合王国：谁在纪念撒切尔夫人

CULTURE & REVIEWS 文化副刊

技术：Kindle DX：重新命名出版业

逝者：“四分卫”坎普

Researchers List 正式研究员列表

轮值编辑：方亮 副刊主编：Vanvan

本刊研究员：香港（成庆、刘颂杰）、台湾（贾葭、沈宇哲）、东盟（杨昊）、台湾民进党（何京锴）、印度（陆南）、日本（刘柠）、中亚（夏宛清）、西亚（秦轩）、俄罗斯（方亮、张昕）、越南（Julie）、泰国（谷禹）、马来西亚（潘永强）、澳大利亚（高文欢）、美国共和党（Gabriel）、美国国会（何京锴）、美国选举（刁大明）、美国法律（何远）、德国（王涛）、欧盟（叶天乐）、法国（胡婧）、联合王国（曾飏、孙骁骥）、非洲（陶短房）、拉美（胡贲）、港文化（严飞）、德国文化（VanVan、Tsai Chinghua）、影像（汪伟）、艺术（刘柠）、逝者（灵子）

特约作者：书评类（陈旭宇、田方萌）

设计总监：林嘉澍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媒体转载请先获得作者授权。

NEIGHBORS 邻国

JAPAN 日本



日本政治接下来怎么玩？

遏制“漂流”，还国民以可资安身立命的有“家园感”的政治，无疑是日本的当务之急。为此，一种旨在超越现有的政治格局，重新彻底洗牌的政界重构的潜流正悄然汇集，将深刻改写政坛的力学关系。[文/研究员 刘柠 liuning@fawjournal.net T: @postdadaist]

民调结果表明，日相麻生太郎4月底的访华，使其内阁支持率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恢复到近30%的水平。这对上台以来，始终处于支持率危机中的麻生来说，不啻为一个现实的收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麻生此番访华，就动机与目标而言，其基于国内政治的需求远大于推动对华外交的需要。对此，中日两国媒体似乎高度共识，不约而同地采取低调应对，几乎不见造势者。直到麻生飞赴北京的当天，日本主流媒体连篇社论都未发。与此前日媒对安倍、福田的访华期待反差颇大。

去年9月，麻生在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空前的厌倦和质疑中“临危受命”，粉墨登场，起步时的支持率还不足50%，但却成为“辉煌”的顶点。“生于末世运偏消”，“麻生丸”一起航就撞上了金融危机的“恶天候”，不仅航向迷失，支持率也一路下挫，不济时居然不到10%，创下以史上极低支持率而“手把红旗旗不倒”的另类纪录。如果把政治运作比作驾驶飞机的话，麻生堪称一流的飞行员。大半年的时间，以高超的技艺“超低空飞行”，艰难地维系着“负的均衡”。这点无论如何值得评价。

日本战后历届内阁，都很在意民调。因为内阁支持率不仅直接反映国民的人心向背，而且是政权合法性、凝聚力的维系，关系到能否顺利决策和有效实施相关内政、外交政策的问题。麻生上台时曾说，自己“绝对不会中途退场”。单就这点而言，诚可谓“言必信，行必果”。因为对他来说，即使为自己辞去首相后的政治生命计，也务须避免重蹈其前两任首相的覆辙：选民的审判是严厉的，政权“抛球游戏”绝不允许再而三地重演。

但是，以目前不足30%的支持率，不要说缺乏推行行之有效的长期性经济政策的凝聚力，连政权维系都成问题。截至此番访华，麻生把其赖以提升支持率的“秘器”——外交牌，该用的、能用的，基本上都用了一过，可以说支持率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已有限。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民主党，尽管遭遇了西松建设政治献金案的不测，党魁小泽一郎至今未走出信任危机，面临去留的抉择，但从最新的民调来看，国民对民主党的支持仍然略高于自民党（19.7%VS29.4%）。这种情况下，从现在到9月，本届众院法定任期届满之前，麻生的任何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江山易手的致命错误。对此，麻生心知肚明。虽然外在形象大大咧咧，放言无忌，但实际上真正是如履薄冰。

据共同社报道，关于下次由中国担任东道主的东亚三国首脑会谈的日程安排问题，面对中方提议的6月下旬和8月下旬的两个方案，日方经再三权衡，终于表达了倾向后者的希望。至此，一直困扰舆论、为外界猜测不已的众院解散日程初现端倪：虽然尚不能最终确定，但考虑到从众院解散到大选投票所需时日等因素，“7月解散，8月投票”说正变得现实起来。7月在意大利举行的G8峰会，也许是麻生作为首相的谢幕之旅；而8月在中国举行的东亚三国峰会，谁将代表日本出席，就难说了。如果还是麻生的话，那将是作为连任后的日本第93任首相。

“政治漂流”，是近十多年来为日本媒体爱用不已的一个关键词，用以表达国民对政治的失望情绪。对一般选民来说，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搞清自民党和民主党在外交、民生、教育等方方面面政策的异同。对执政自民党说“不”，也并非完全出于对麻生个人的绝望，而是对居然没有取代麻生的合适人选的老大政党的绝望；不是不想投票给它，而是没法投票给它，因为它频频发出崩溃在即的预警信号。另一方面，在野民主党身上“反自民”的色彩如此强烈，但具体到政策上，分野却相当有限。给国民的感觉，仿佛只是为了“反自民”而存在。而西松建设政治献金案，暴露了这个脱胎于自民党的在野党肌体上的病变，与母体身上的病灶源自同一种基因，且人才青黄不接、难以为继之窘况比自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政治漂流”，此之谓也。

早年曾隶属自民党，后退党而举立新党的资深众议院田中秀征尝言：“自民党是老朽住宅，民主党是周转住宅，两者都无法令人恒久栖居。而国民真正需要的，是正经的家。”遏制“漂流”，还国民以可资安身立命的有“家园感”的政治，无疑是日本的当务之急。为此，一种旨在超越现有的政治格局，重新彻底洗牌的政界重构的潜流正悄然汇集，将深刻改写政坛的力学关系。而有迹象表明，包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内的实力派大佬也都没闲着，正在幕后忙着策划洗牌的方案。

RUSSIA 俄罗斯



“你们不是选择俄罗斯，就是选择欧盟！”

俄罗斯要反思：除了武力和金元外交之外，俄罗斯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还能提供怎样的吸引力？[文/研究员 张昕 zx@fawjournal.net T: @zx999]

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微妙的关系上周又有一个新进展：5月7日欧盟和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六国正式签署“东方伙伴”协议。建立这样的伙伴关系最初由波兰和瑞典于2008年提出动议。根据目前达成的协议，该计划主要目的是促进这六个国家与欧盟之间的政治经济融合，中长期将计划建立六国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

此外，从现在到2013年欧盟将向这些位于前苏联版图中西部、西南部的6国提供价值6亿欧元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和安全支持，后者给出的则是民主化、推进法治和人权改革的承诺。

俄罗斯对此公开表示担忧，虽然欧盟方面否认这个计划意味着给这些国家加入欧盟的承诺（但是不排除中长期的可能性），更不想与俄罗斯争抢势力范围，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是批评欧盟这样的做法是要迫使前苏联国家站队：“你们不是选择俄罗斯，就是选择欧盟！”

从协议签署过程来看，欧盟国家内部对于这些东部伙伴的态度颇有分歧：最初协议草案中的免签证制度被改写成“签证自由化”的长期目标，而且不再是确定的承诺。因为生怕引起欧盟成员国资格承诺这样的误解，“欧洲国家”的称谓也没有加在这六个国家头上，而是以“东欧伙伴”的称谓代替——尽管这些国家从来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东欧”。欧盟大国中仅德国总理出席了布拉格签署协议的会议，英法意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到场：欧盟内部东欧和南欧所代表的所谓“新欧洲”国家对于就在自己身边的这些“东方伙伴”的热情要高于“老欧洲”。

欧盟在中长期对于东方伙伴们的影响固然有助于这个地区的稳定，但是自身在向传统东欧地区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压力说明未来吸纳这六个国家难度更大。和传统意义上的东欧国家相比，这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低，政治发展程度不一致程度更高，文化上和传统欧洲的关联也更弱。其中，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已经在敲打北约成员国的大门，白俄罗斯因为国内政体的问题却一直是欧盟批评的焦点，而亚美尼亚则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不错。从最初的动议到日前协议的签署来看，老欧洲国家对于未来和这些东方伙伴在经济、政治可能的一体化过程中要付出的代价更加心有余悸。

而俄罗斯方面也要意识到，欧盟对上述国家的援助毕竟和北约东扩性质不同，拉夫罗夫对欧盟决定的批评很难说服人。欧盟在周四的会议之后马上又和中亚五国召开关于打开能源“南部通道”的峰会——包括一直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的“纳布科”项目，而北约面对俄罗斯的强烈抗议，仍然坚持和格鲁吉亚完成了军事演习。俄罗斯确实应该多反思一下：除了武力和金元（包括能源）外交之外，俄罗斯对自己所谓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还能提供怎样的吸引力？“主权民主”、爱国主义还是东正教吗？

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



中亚水事

中亚水问题已经延宕多年，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国家之间的互信不够和外界势力从未真心为其解决出力。该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还在于五国政治家的诚意。[文/研究员 方亮 fangl@farjournal.net T: @flnikita]

4月29日，中亚五国总统聚首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在国际拯救咸海基金框架内商讨咸海保护大计。若没有俄罗斯总统的邀请，五国首脑极难聚到一起，更何况是一个环保议题。

环保会议“变身”峰会的主要原因就是中亚的老问题——水资源争夺。从会议进行情况来看，“3 vs 2”的争夺格局仍没有改变，而俄罗斯在该问题上的影响力则受到削弱。

一向将自己视为中亚领导性大国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联手东道主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总统组成统一阵线，共同反对占据阿姆河和锡尔河上游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修建水电站的计划。卡里莫夫老调重弹，称两条河中的水资源属中亚人民共有，并再次将塔吉两国计划修建的罗贡和坎巴拉京水电站称作是“苏联式”的“高、大、全”工程，“这种粗放

的建设只会给整个流域带来灾害。”

问题的实质在于两大水电站如果横空出世，那么下游乌哈土三国人民的用水问题就将吃紧，更何况其利用丰富日照资源种植的棉花作物需要大量的水利灌溉。塔吉两国的水资源在这个从平均量上来说轻度缺水的地区占到一半以上，而另外三国则属于重度缺水的国家。虽然卡里莫夫态度强硬，但塔吉两国却不买账。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表示，谁也不能剥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建设自己的水电站的权利。

如果说过去外界尚把俄罗斯等外部势力介入看作解决中亚水问题的可能途径的话，那么此次会议上各国对俄罗斯所表现出来的不信任已经让许多人绝了这样的念头。

早在罗贡水电站和坎巴拉京水电站计划建设之初，莫斯科就宣布将参与到两大工程的建设中，俄方甚至将在罗贡水电站项目中拥有75%的股份。当时俄罗斯的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遏制同美国走近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考虑。但是在2005年安集延事件之后，乌兹别克斯坦重新确定了自己的外交方向并同莫斯科改善了关系，尤其是在该国同俄罗斯达成天然气买卖协议之后，莫斯科的立场也出现了松动。今年1月，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时强调，该地区任何涉及水资源分配的项目都需要得到所有国家人民的同意，俄罗斯将重新考虑对相关项目的参与。梅氏的这一表态在塔吉两国引起不满，塔吉克斯坦方面甚至向俄外交部发出书面抗议。

这种左右摇摆的做法显然只会引起不满，卡里莫夫关于要求消除第三国在中亚水资源问题上作用的发言就是对此做好的证明。

中亚的人口在增长，水资源却因为气候变暖的原因在衰减，所以，解决喝水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许多专家预测全球第一场水资源战争将爆发于中亚。从该地区频发抢水冲突的情况来看，这种预测并非危言耸听。但是这个夹在几大力量中心之间的地区即使出手怕也不能放开手脚大打。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亚水问题已经延宕多年，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国家之间的互信不够和外界势力从未真心为其解决出力。该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还在于五国政治家的诚意。

U.S.A. 美国

U.S. DIPLOMACY 美国外交



奥巴马百日维新 中美关系变与不变

从中国这边看，却因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中美“准 G2”地位，对美国之外其他大国的谈判能力增强，大大改善了在向来是丛林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处境。[文/研究员 安替 anti@fawjournal.net T: @mranti]

奥巴马 4 月 29 日迎来执政百日，全世界各大媒体都在热烈评价其执政得失。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极为特殊的一个位置，他虽然是由美国人民选出的最高领导人，但同时因为美国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直接会影响全世界的政局，而对中国的发展，更是极为重要。如果说奥巴马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带来的惊奇是“变化”的话，奥巴马在中国人眼中，他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大概就是中美关系的“不变”。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他们为了不太背离竞选时候对中国批评的论调，在当政初期，都让中美关系发展限于停滞甚至进入低谷，都是在一年后才加热中美关系。奥巴马在初选和大选时候，也发表了一些对华比较负面的讲话，因此国际政治观察者都有中美关系短期内降温的心理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奥巴马在对华政策上不但“布规奥随”，全面维持了既有友好关系，而且在两个问题上对两国关系做了极为重大的升级。第一是把两国关系把布什后期的“战略经济对话”增加了一个“和”，变成了“战略和经济对话”，昭示中美两国的协作将大大超越金融和贸易领域；第二是其官员和关系智库，有意无意地使用“G2”话语，认定中美两国是解决当前世界金融危机、温室效应、东亚地区危机的最重大力量。

有趣的是，当这一切重大升级发生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的。普通话很标准的离任大使雷德是布什总统的大学同学，在奥巴马上任之前，就因对老同学的效忠，毅然挂冠而去，目前在北京由公使代职。对华政策的制定目前由副总统拜登直接把握，而他是曾经被邓小平接见的中国的老朋友，曾经向邓小平提议在新疆建立中美联合情报站以监控苏联，因此对中国还是一种“可与其结盟”的尼克松-基辛格心态。当奥巴马建立了新的“特使机制”，专门处理中东等热点地区的

争议时，国务卿希拉里就被放空，可以把她首次外访定在亚洲、压轴在中国，并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表达了中美“同舟共济”的战略思路。这种没有大使的外交关系，做的可以更直接、层级可以更高。

仔细研读亲奥巴马的民主党智库学者的报告，就能发现奥巴马新政府对华政策思路背后的逻辑。首先他们判断，由于布什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两场战争中、又失去了盟国的援手，加上监管不善导致的金融危机，美国国力在这过去的八年里，急速耗散。而在国际政治上一直保持中立的中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后，国力默默突飞猛进，国际影响也与日俱增，不但在被美国遗忘的东南亚和非洲建立了威信，而且甚至都有延伸到门罗主义南美后院的危险。对待这一个“温和进步”的新战略对手，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符合美国利益？是围堵、是接触、还是其他新策略？

围堵已经来不及了，而且和崛起的非敌对大国为敌是美国政府最不想做的事情之一。新政府显然全盘继承了布什政府后期的接触政策，不过还是提出了新的思路。他们认为布什政府良好的中国政策只是做对了一半，但美国在亚洲政治、非洲政治中缺席（例如赖斯竟然不参加东盟峰会），这种没有远见的做法，是让旧盟友感觉被抛弃，把亚非推向中国怀抱。因此新政府的调整是，提升和中国的战略关系，但积极参与中国周边的政治对话，希望有中国在的地方，就有美国的出现，给予小国以中国之外的另外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依靠选项。因此，美国会积极参加东盟峰会、博鳌论坛、六方会谈、APEC 以及一切有中国参与的亚洲地区会谈，还会积极改善和旧盟友的关系，包括增加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出现。

奥巴马民主党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不是真的符合美国利益，大概要未来的历史学者来评价，有些人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了反对。但从中国这边看，却因为“准 G2”的地位，对美国之外其他大国的谈判能力增强，大大改善了在向来是丛林斗争的国际政治中处境，给自己争取到了新的八年顺利发展的良好空间。而需要回报美国“准 G2”框架的，在如今的危机年代，其实只是对美继续友好、经济上相互支持、亚洲地区事务共同商议决定而已——这一切本来就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对美外交政策，唯一需要认真处理的是会引起不断的新矛盾的南海问题。

U.S. LAW 美国法律观察



肤色妨害了正义？

白人陪审团否定了检方对白人少年的重罪指控，媒体蜂拥而上突出肤色原因，表明种族问题仍然属于敏感话题。[文/研究员 何远 helawyer@fawjournal.net T:@helawyer]

很多人认为，十五年前橄榄球星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被控谋杀前妻一案中，陪审团的肤色构成，是辛普森最终被认定为无罪的关键。辛普森案的陪审团，由十位黑人、一位白人和一位西班牙裔组成。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们成功地让陪审团相信，身为黑人的辛普森，是被几位深具种族歧视意识的警察恶意构陷的。辩护律师利用警方取证过程中犯下的几起愚蠢错误，排除了数件关键证据，打断了控方原来完整无缺的证据链，终使控方证据无法达到“超出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陪审团因之宣告辛普森无罪。

十五年后，又一件谋杀案引起了轩然大波，肤色再次被认为妨害了正义的实现。

这一次成为被告的，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小煤城 Shenandoah 的六位白人少年，他们分别被控以三级谋杀、种族威胁罪、恶意侵犯、用种族歧视的语言恐吓及其他罪行。检方向法庭起诉称，年龄均未满 20 岁的六名少年在公园里遇见墨西哥非法移民 Ramirez 和一名女孩后，对之进行了种族歧视的辱骂及攻击行为，Walsh 打了 Ramirez 的脸，Ramirez 倒下时头部撞地上；接着 Piekarsky 踢他的头部，致使 Ramirez 失去知觉、倒地抽搐、并口吐白沫。其后，Ramirez 虽被送往医院，但终在两天后因脑部重伤不治。检方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是基于仇恨而产生的恶意攻击，并将死者描绘成被一群酗酒少年恶意攻击致死的受害者；而辩护律师成功地使陪审团相信，25 岁的死者本人极具攻击性，这只不过是一场街头混斗引起的悲剧性结局而已，而且死者本人作为在场的唯一成年人作出了错误的行为。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几乎全盘推翻了检方的重罪指控，仅认定几个少年的行为构成简单暴力罪（Simple Assault）。简单暴力罪属于轻罪，与四级盗窃、卖淫等属于同等级罪行。

判决结果出来后，舆论当即哗然，议论矛头均指向了陪审团与六名少年的相同肤色。由于死者所具有的墨西哥非法移民身份，更有论者从这一无罪判决推导出美国公众对非法移民普遍具有恐惧心理的结论。此种观点不值一驳，仅凭这么一个个案，显然是无法推导出任何普遍性结论的。但值得深思的，是虽然时隔十五年之久，这个殴打非法移民致死案却与辛普森案

一样，舆论关注的焦点，既不在案件事实本身，也不在控方举证的错漏，更不在辩方的成功策略，而在于陪审团和被告人的肤色。

从陪审团组成上来看，200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社区几乎九成七的居民是白种人，西班牙语人口仅占该社区1.1%，从美国陪审团遴选制度而言，该社区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全部由白人组成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从案件的事实而言，目前的媒体报道均仅限于对双方律师及亲友各执一词的记录，尚未见到在真实证据基础上较为客观的陈述与分析，但刑事证明标准本就相当严格，在确有证据证明死者自身存在严重过错的前提下，陪审团否定检方的重罪指控，在法律上也不存在问题。

因此，媒体一边倒地以陪审团肤色大做文章，难免“标题党”之讥。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荒谬的现象。即便那位黑白混血的奥巴马已经当上了美国总统，但这种荒谬所凸显的对待种族、肤色的公众心理，却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种族融合的大同社会，仍然遥遥无期。

EUROPE 欧洲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



撒切尔主义并未过时

说撒切尔主义“是个好东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它毕竟是自由市场理念在政治操作中的体现，而自由市场则是现代商业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文/孙晓骥]

今年5月4日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30周年纪念日。1979年的这天清晨，英国大选的计票结果显示保守党赢得议会的44%席位，成为新政府的组建者，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在当日下午面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正式被任命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撒切尔夫人的上台预示着崇尚自由市场和货币作用的“撒切尔主义”政治哲学登上历史舞台。在西方集体向右转，东方集体偏左的特殊历史时代，撒切尔主义与其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版本——里根主义贯穿了整个冷战时期。为此，传记作家尼古拉斯·瓦肖特曾将其比喻为二人的“政治婚姻”，认为美英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西方国家的“联姻”，使得自由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上世纪80年代初，当撒切尔夫人率先推行私有化的时候，在社会主义思潮风靡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却公开唱撒切尔的反调，对银行和工业集团实施大规模国有化。而当1982年失业潮不可避免地涌来，老练的密特朗来了个似左实右的大转弯，成为了撒切尔式思维的拥趸。颇为得意的撒切尔让顾问出版了《将世界私有化》一书，她本人也欢欣鼓舞：“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不过，“英国病”的含义如今已然“变味”。经济萎缩3.75%，失业人口预计达300万的英国基本上从救市的“好榜样”转变为金融危机的“坏典型”。如果说奥巴马高昂的经济预算案标志着里根主义的终结，那么，如今英国首相布朗提高个税至50%之举是否也意味着撒切尔主义的终结？对此，英国的主流媒体多持肯定态度，如《金融时报》就评论称撒切尔主义长达30年的“试验”已失败，而保守党的前代理主席彼得·黎利，更是在多年以前就公开表示撒切尔主义已经过时。

且不论撒切尔主义是否过时，如今困难重重的英国经济已到了亟待振兴的时候。撒切尔刚上任时，摒弃了工党领袖卡拉汉“工会至上”的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不断鼓吹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市场至上”的新政，金融服务业明显地取代传统制造业成为经济战略的重点。由此，英国在那一时期也保持了经济年增长7%的佳绩。不过，英国的金融政策和信贷业在经历了80年代的“松绑”之后，90年代却面临不少问题。“透支未来”成了这一时期工党政府的最大特点。银行房贷的信用要求较以前大为降低，大批工人用虚拟的资金买房买车，俨然翻身做了主人。

在工人阶级“中产化”的影响下，1997年成为执政党的工党也践行着市场至上的政策。除了激励消费以外，他们还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发放学生贷款，使得如今英国大学生人均负债超过17000英镑。2001年布莱尔政府出台鼓励家长投资的“婴儿债券”则更是免费发放小额储备基金，直接把个体的未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投资项目。长此以往，当原本旨在盘活经济的撒切尔主义被执政党“玩得过火”以至全民负债时，改革的必要性便呼之欲出了。

讽刺的是，19世纪的保守党批评自由资本主义，20世纪的保守党却指责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而

在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保守党“主攻”的方向似乎应该更为务实，一方面，年轻的他们要继承撒切尔的“保守主义”政治遗产，同时，对于维护中小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不得不审慎考虑。《泰晤士报》曾采访过 5 名同是 1979 年出生的普通英国人，大家都承认，撒切尔的政策使他们生活较之 30 年前提高了不少，但接下来该怎么办，报纸把疑问留给了读者。

对这个问题，如今政府只有以更“左”的政策加以解决，但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撒切尔主义的终结。二战后英国乃至全球范围的金融革命催生出大量的“有产蓝领工人”，马克思教义中彻底的无产者已经不复存在，而是开始向中产阶级靠拢。换言之，自由市场的思想或者撒切尔主义早已经有意识地渗透到它们原本所不属于的阶级之中，私有化、自由化和竞争的概念，与购物中心和肥皂剧一起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英国政府将银行国有化和对企业的大量注资纯属应急之举，而非对思想或政治计划深思熟虑的结果。“暂时共产主义”距离动摇撒切尔主义思想的根基还有一段距离。如今，说撒切尔主义“是个好东西”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它毕竟是自由市场理念在政治操作中的体现，而自由市场则是现代商业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



谁在纪念撒切尔夫人

时至今日，英国人对撒切尔夫人的判定还没有完成，英国各个政党对她的吸纳和利用还没有结束。[文/研究员 曾飏]

在撒切尔夫人入主唐宁街三十周年到来之前，有一位 96 岁高龄的利物浦工人走了。他叫杰克·琼斯(Jack Jones)，在 1977 年，也就是撒切尔夫人上任前两年，他被认为是英国比首相更加有权力的人，被批评者称为“琼斯皇帝”。在他领导英国 TGWU(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期间，他让工党的威尔逊让步，让保守党的希思倒台，他让英国工人工资增加了 30%，开始享有了两周的带薪假期。1978 年，在撒切尔时代到来之前一年，他在 TGWU 年会上，发表告别演说，然后嚼着一袋薯条，悄然离开会场。而此时的英国工会领袖已经开始习惯了坐着专车，抿着威士忌回家了。在琼斯之后，意气风发的工会领袖发动了 1978-1979 之际的冬季抗议，导致了一届工党政府最终的倒台，也引发了英国民众对工会独大的警惕。

1979 年，撒切尔夫人改变这一切，她严厉镇压工会的示威，派出骑警去冲击示威人群，用大棒攻击罢工的利物浦矿工，进而摧毁了工会在英国社会中的垄断地位，“铁娘子”的绰号由此而来。

而在这之前，撒切尔在党内的崛起，似乎与她的 1990 年下台一样，充满了戏剧感的内讧、联合和背叛。早在 5 月份入住唐宁街纪念日到来之前，BBC 和其他媒体从去年开始制作了大量关于撒切尔夫人的纪录片和评论。作为一名健在的政治人物，对她的出身，感情花絮，进行刨根问底，这不再是一种政治攻击，而是洋溢着对于历史的英式趣味的八卦。这似乎也表明她已经进入了英国历史，与狄士累利、格莱斯顿、丘吉尔、艾德勒等人站在一起。在这点上，目前所有围绕着布莱尔的八卦，还透着一股新鲜热辣的当下媒体讽刺，而缺乏一种历史缅怀的同情感。

1949 年，25 岁的撒切尔，从牛津毕业找了第一份工作，很快她投入了政治，为了维持生活，她又进入一家公司，研究冰激凌的配方。后来为了进入政坛，1951 年，她选择了 36 岁的离异富翁丹尼斯为终身伴侣，后者为帮助她进入政坛提供了有力支持。和所有今天英国年轻人一样，撒切尔的职业开场也充满了卑微、妥协和忍耐。也许这为今天在金融危机之下，求职无门的英国年轻人带来一丝安慰。

可惜的是，今天的英国年轻人的偶像，不是撒切尔，而是伦敦市长鲍里斯(Boris Johnson)。他在《每日电讯报》的最新专栏里，揶揄自己的现任老板，保守党党魁卡梅隆，他说撒切尔也许是卡梅隆的女英雄，对于党内英雄撒切尔夫人，他说“对于上百万看过 Billy Elliot(一部以撒切尔夫人时代矿工罢工为背景的 2000 年新片)的英国年轻人来说，她是一个邪恶，盛气凌人的母老虎，她的经济哲学打碎了 Hovis(英国面包品牌，广告常宣传田园风光)广告里古典煤矿社区。”鲍里斯以自己的叛逆和坦率，展示了一个与为民请命的卡梅隆不同的新保守党分子。

鲍里斯的讽刺，有叛逆，也有股政治原生态的直率。事实上，撒切尔夫人的下台，就是一场宫廷政变现代版。1990 年，为了保证保守党在未来大选的胜利，保守党内部酝酿一场“倒撒”阴谋。在撒切尔夫人访问法国空当，西敏寺议会中保守党议员进行了一场党内选举，挑战者赫斯特(Michael Helestone)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输给了撒切尔，但是撒切尔没有取得党内法

定多数，于是进行第二轮选举。赫斯庭的非完败，给党内的反对派极大鼓励，在第二轮投票中，撒切尔可能失去更多的票。最终撒切尔身边的核心幕僚也开始动摇，而一直跟随其左右的梅杰，在关键时刻迟迟没有给撒切尔夫人以明确的支持，而是静观局势变化，最终迎来了自己的不战而胜。撒切尔夫人在镁光灯下宣布辞职，换得得体谢幕，在离开车内铁娘子被捕捉到了含泪的样子。

时至今日，英国人对撒切尔夫人的判定还没有完成，英国各个政党对她的吸纳和利用还没有结束。特别是，在今天一个赌经济，讲实用的时代，撒切尔夫人的 80 年代，私有化、自由经济和对抗苏联，因其显著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金融危机之下，强调全球合作的主调，显得不合时宜。但是，在英国今天内政中，撒切尔夫人依然是一个活跃的话题，布莱尔时代经济繁荣，被认为得益于撒切尔时代的改革，布朗在上台之初，为了塑造一个全民政党的形象，也请出了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门口合影；而致力于改造保守党的卡梅隆，既复制布莱尔的媒体策略，又鼓吹撒切尔夫人的功绩，却又不肯彻底否认福利体系。显然，在实际政治的舞台上，大家都把撒切尔夫人当做一笔公共遗产，不敢贸然动用本金，却使劲地用它的利息。也许只有鲍里斯，以他的怪异的智商，在谈一种玩世不恭的新政治。

CULTURE & REVIEWS 文化副刊

TECHNOLOGY 技术



Kindle DX:重新命名出版业

Amazon 制造了 Kindle，又新推出了 DX，重新命名出版业的日子，迟早也会到来。 [文/研究员 花落去 water@fawjournal.net T: @gonewater]

5月7日，Amazon 发布 Kindle DX。相比于能阅读 PDF、支持横屏阅读和重力感应等噱头，新产品最大的亮点，便是提供 9.7 英寸的屏幕，达到 A4 纸的幅面。

此前，据证券分析师估算，2007 年底上市的 Kindle 1 和 2009 年 2 月上市的 Kindle 2 至少累计销售了 50 万台，硬件销售额即达到近两亿美元。加上 27.5 万本数字化图书在线

销售，电子书在 Amazon 手中真正成为一个产业。

Kindle DX 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屏幕变大。屏幕六英寸的前代产品只适合用来阅读一般读物，而对杂志期刊、报纸和科技类图书，其阅读体验并不理想。A4 幅面的 DX，加上阅读 PDF 功能，则可以弥补这一遗憾。

DX 上市后，将有五所大学与 Amazon 合作进行试验与回馈。教材书市场利润之丰厚及学生负担之重，中外皆然。若 DX 能成功降低教材售价，则在学生群体中可抵消不少其 489 美元高昂售价带来的不利影响。选择学校市场进行突破，是 Amazon 十分聪明的一步棋，与百事的青年战略异曲同工。

实际上，单就电子书的硬件来说，中国与世界并无差距。国内的天津津科，2000 年即开始生产电子墨水产品，比 Amazon 早了七年有余；他们也曾在天津学校合作，进军教辅市场，却遭到挤得利益集团强烈抵抗，无功而返。归根结底，Amazon 有大量正版图书资源支撑 Kindle，与出版社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大家共要淘汰的是实体纸张；而国内汉王、津科等厂家，却在正版图书电子化一项上步履维艰，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内容供应体系，无法重现当年 VCD 机产业的辉煌。

国内与国际两条路线于焉分野。以 Kindle DX 为代表的大幅面电子书，除试水教辅市场外，重点也在报刊杂志的电子化。Kindle 系列产品均内置 3G 联结，实现报刊的即时购买、订阅易如反掌。而传统报刊本身受纸价上涨、发行成本高企之困，借 Kindle 之力实现无线发行，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唯报刊自有成熟的版面、美工体系，要在 A4 幅面上重新再现，还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

这一适应可能比想象中要来得快：iPhone 成为销量第一的上网手机



后，很多网站专门推出了 iPhone 版网页，以适应其屏幕与界面风格。若 DX 能延续前代 Kindle 的成功，则出现“Kindle 专用报”之日，并非虚无缥缈。

黄灿然说，诗人之责，便是重新命名世间万物。置于 IT 业界，掌握了平台，便可以重新命名万物。微软掌握 OS，重新命名了图形界面；苹果掌握 iPod，重新命名数字音乐；Amazon 制造了 Kindle，又新推出了 DX，重新命名出版业的日子，迟早也会到来。

OBITUARY 逝者



“四分卫”坎普

这位伟大的抛传球手又能将球传给谁呢？那个人、或那些人将决定着“共和党队”未来的胜负命运。[文/研究员 刁大明 diao@fawjournal.net T: @diaodaming]

2009年5月2日，96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副手人选杰克·坎普（Jack Kemp）在与癌症对抗四个月之后，病故于马里兰的家中。这位传奇式的前橄榄球明星最终没能拿下人生中最后一场比赛，而他的党也正在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生死挑战。

约翰·弗朗士·坎普（John French Kemp），1935年7月13日出生在加州洛杉矶。父亲经营着一个卡车运输公司，母亲做过社区工作者和西班牙语老师。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曾寄望并努力培养第三个儿子的音乐天赋，但小坎普却热衷于学校里练习传球。而谁又能想到，这个传球或者“抛传”（forward pass）作为美式橄榄球的基本动作之一，几乎“传递”了坎普的一生。

1953年，18岁的抛传球手中学毕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家门口的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与24年后进入西方学院就读的奥巴马不同，身高1.78、体重160斤的坎普看中的是这里的体育氛围，他期待在这座创办于1887年的文理学院中被训练成为专业的“四分卫”（quarterback）。事实证明坎普选择的正确：1957年顺利毕业并获得体育学学位的坎普，被“底特律狮子”队选中，加盟全美橄榄球联赛（NFL），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当然，年轻的坎普还有意外收获：毕业当年，他就与低一届的学妹乔安妮（Joanne）完婚，而坎普岳父正是中学学区的橄榄球教练。

从1957年到1969年的12年间，杰克·坎普的名声通过一场场激烈的肉搏与对垒而鹊起。他先后效力于“匹兹堡铁人”队、“圣地亚哥冲锋者”队以及“布法罗公牛”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7年中，坎普的体育职业生涯达到顶峰。1964年、1965年，公牛队蝉联联赛冠军，而“四分卫”坎普功不可没，1965年荣获最有价值球员奖，并多次入选全明星阵容。

在绿茵驰骋之间，杰克·坎普开始着手开启另一面人生的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涉足政治竞选：为1964年共和党人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总统竞选和1966年里根的州长竞选造势。同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一样，戈德华特的《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也在坎普心中描画出了最基本的政治取向（或许民主党执政的当下美国，应当在坊间大力推广阅读那本《一个自由派的良心》）。具有西海岸成长背景、又同时具有东北部和中西部超级的人气号召力的“体坛明星”，很快在政治选战赛场上打开局面。1969年时，年仅34岁的坎普被任命为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特别助理。

1970年，这位自称为“心流着血的保守主义者”迎来了从政的良机：布法罗城郊地区的国会第39选区因在任议员谋求国会参议员竞选而空缺出来。经过并不激烈的争夺，次年1月3日，共和党国会议员杰克·坎普到华府走马上任。在国会山上的坎普，穿着得体、形象俊朗，且政治上精干、狡谐。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他俨然就是为家庭观念、爱国主义、体育和防务而竞选的“翻版肯尼迪”。《时代》周刊也在当年62位新议员中，特别拔擢了6位议员加以评论，坎普正是其中之一，并被寄予厚望。

当然，府会内外的反对声、批评声也不绝于耳，其中不乏源自华府老手酸葡萄的心理失衡，内容则相当多地集中在质疑坎普的从政能力上。诚然，坎普在西方学院时用在户外的时间估计比在教室里多，但他却是个相当上进的阅读者和学习者。学习正是他早在足坛生涯之余就开始做的另一件大事：他先后到加州长滩州立大学和加州西部大学学习了经济学。1976年时，当



《华尔街日报》助理主编、政治经济学家万尼斯基 (Jude Wanniski) 专访他时, 坎普反而对对方提及的“供应学派经济学” (supply-side economics) 兴趣盎然。整个访谈几乎调换了角色。就像坐在黑板前的小学生, 连任 3 届的国会议员坎普先生如饥似渴向万尼斯基讨教、发问。

整个交谈持续从国会山办公室的白天持续到坎普马里兰家中的深夜。能在球场上抛出完美曲线的坎普, 似乎对南加州大学“供应学派”拉弗尔教授的曲线 (Laffer Curve) 同样痴迷。在 1960、70 年代凯恩斯强调“需求”的理论日显失灵的大背景下, 坎普开始笃信“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 只要减税, 就能刺激经济、创造就业; 而这些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量, 反而保证了在低税收的基础上国家财政总量的增加。1978 年, 坎普和特拉华州的国会参议员罗斯 (William Roth) 一道着手立法实践“供应学派”, 他们分别在两院提出了著名的“坎普-罗斯减税法案” (Kemp-Roth Tax Cut)。这一提案在当时民主党治下的国会中阻力重重, 但却为里根问鼎白宫攻略提供了重要政策立足点, 坎普本人也直接参与了里根经济计划的制定过程。1981 年 8 月 31 日, “坎普-罗斯减税法案”或被称为“经济复兴减税案”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 被新当选总统里根签署批准, 其内容包括在未来三年内个人所得税率平均削减 27%。这一法案是所谓“里根经济学”的主要支柱之一, 也是坎普政治生涯最为重要而具有影响力的立法创建。而之所以被成为“里根经济学”, 或许只是因为里根是总统, 而集先行者和实践者为一身的坎普却只是国会众议员。

1988 年, 里根两任届满退休, 坎普面临着改写“里根经济学”这一名词的机会。相比于循规蹈矩的职业官僚老布什, 坎普在理念和形象上都更像是里根衣钵的继承人。但世事总难料, 坎普阵营很快发现, 这位退役近 20 年的明星在全国范围内早已光芒不在, 其认知度远远低于 8 年的副总统老布什。更令人遗憾的是, 坎普的竞选几乎接受不了策划或者管理, 他经常忽视讲演的时间限制、拒绝电话募款甚至拒绝辩论的预备训练。正如曾为里根 1984 年连任做总策划的罗林斯 (Ed Rollins) 无奈地将坎普形容成“怪癖的候选人”。在当年的“超级星期二”遭遇惨败后, 坎普饮恨退选。

坎普的政治生涯虽与戈德华特、里根等人如影随形, 但他本人却并非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 甚至在众多社会议题上, 更像是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坎普幼年生活的西洛杉矶地区, 是犹太裔的聚居区。他的整个中学时代几乎都是在犹太裔占多数的班级里度过的。而在大学的橄榄球队中, 坎普则有更多机会接触黑人队友, 建立起患难与共的友谊, 还曾以罢赛为手段保护过黑人队友的权益。这些都使坎普日后成为为少数裔和中下层人群主张利益的政治人物。在 1960、70 年代, 坎普成为“肯定性行动”和给予非法移民宽松待遇政策的极力支持者, 而在其他社会议题上, 作为共和党人, 他部分支持了同性恋婚姻, 但对堕胎仍旧保留了反对态度。

财政保守、社会议题温和, 这也成为老布什拒绝提名坎普担任副手候选人的重要原因。当年, 老布什为讨好党内保守势力, 选择了来自印第安纳的年轻国会参议员奎尔 (Dan Quayle)。而当老布什成功延续共和党王朝之后, 坎普被提名为住房与城市发展事务部部长。对于一位对少数裔和下层人群有着“流着血的心”的资深政客而言, 这个位置似乎更为适合。坎普在部长任上的 4 年, 大力推行扶贫计划, 在城市中建立低税收的特许区域。坎普虽然较为成功地推行着自己期待的住房与城市发展政策, 却并不能总是得到白宫的认同。在老布什那里, 坎普只是政府政策立场并非极端保守的标志与说辞而已。反而, 克林顿成为赏识坎普经济主张的又一位总统候选人, 进而也在 1992 年成为又一位总统。

“是经济, 笨蛋!” 惊醒了共和党人保守主义的美梦。1992 年之后的坎普再次获得党内的尊重, 被誉为是共和党的“内政沙皇”。从部长职位上退休之后, “沙皇”的演讲费可达每场 3.5 万美元。但这些数字曝光之后, 评论家认为坎普绝不会就此沉寂。1994 年的“与美国缔约”虽与坎普无关, 但在共和党重掌国会之后, 坎普被再次召回华府舞台, 领导一个税收改革的委员会, 发挥辅助国会决策的角色。

1996 年, 倡导预算平衡的堪萨斯国会参议员多尔 (Bob Dole) 获得共和党提名。这位 73 岁的国会领袖, 选择了小自己 12 岁的杰克·坎普出任副总统人选。选择这样一位“里根经济学”的衣钵传人, 或许是希望自己除年龄之外, 政策立场上也能更像里根。同时, 无论从地缘上还是党内光谱上看, 多尔对于坎普的选择, 都是相当理想的。那个大选季里, 坎普确实走访了城市里众多多少见共和党人的贫民聚居区, 但这些选战策略并没有撼动克林顿在任者优势。与 1992 年老布什竞选在黑人中 10% 的得票率相比, 少数裔同情者坎普的存在仅仅提升了这个数字 2%。

在政坛上又跨进了近 30 年长度的码线后, 坎普并没有停下来。在过去 10 多年来, 他仍旧活跃在商业金融、教育科研等各界, 并时常组建非政府组织游说、影响政府决策。而对坎普而言, 一生最魂牵梦绕的仍旧是橄榄球运动。他和乔安妮育有两儿两女, 两个儿子全部成了职业橄榄球手, 而在坎普的 17 个第三代儿孙们中, 也有 10 人正活跃在绿茵场上或绿茵场边。

刚刚跳党的宾州参议员斯派克特 (Arlen Specter) 对于坎普因癌症去世的评论似乎无关痛痒: 他借此谴责联邦财政对癌

症治疗投入的力度过小，导致众多癌症患者的离去。的确，疾病带走了坎普，谁也没有太多办法阻止。而1980当选的斯派克特面对日益两极化的政党政治，不也正无奈地“更名改姓”，不计代价地阻止自己在政治上的离去吗？

杰克·坎普毕生喜欢站在“四分卫”上——这是一个在混乱中接住球，并及时巧妙地将球抛传给进攻位的关键中枢站位，关乎全队的输赢。而今，当伟大的抛传手坎普，最后一次抢到球、转过身，他又能将球传给谁呢？那个人、或那些人将决定着“共和党队”未来的胜负命运。